

蔓蔓青萝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MANMAN QINGLUO

桩桩 著



蔓蔓青萝

MANMAN QINGLUO

【上】

桩桩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蔓蔓青萝：典藏版/桩桩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5

ISBN 978 - 7 - 5399 - 4384 - 8

I. ①蔓… II. ①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5711 号

书 名 蔓蔓青萝 (典藏版)

作 者 桩 桩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赵丽娟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赵丽娟 吴莹莹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510 千字

印 张 33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2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4384 - 8

定 价 39.80 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3 第 一 章 这个身体不是我的!
- 11 第 二 章 一切需从长计议
- 19 第 三 章 谁叫你眼睛乱瞟的!
- 31 第 四 章 绑了你还得抢你的银子
- 40 第 五 章 初见亦是天意
- 52 第 六 章 没长大的小屁孩子
- 65 第 七 章 我就是罗山
- 74 第 八 章 嫁给他? 想得美!
- 83 第 九 章 你就是我心中的那个神明
- 92 第 十 章 她不过十三四岁
- 98 第十一章 换了身衣服就不知道你是王八啦
- 112 第十二章 千万别让我瞧见
- 121 第十三章 只要有我在,你就会安全
- 130 第十四章 玉树临风小相公
- 145 第十五章 离人醉
- 157 第十六章 边境之险
- 167 第十七章 迟来的心动
- 175 第十八章 一枝海棠献良策
- 187 第十九章 看在你受伤的份儿上
- 197 第二十章 不知不觉,我心已沉沦
- 206 第二十一章 等看明白了再嫁也不迟啊
- 219 第二十二章 小狐狸和老狐狸
- 230 第二十三章 为谁风露立中宵
- 240 第二十四章 你是我的王妃
- 256 第二十五章 强扭的瓜不甜?

269	第二十六章	诱惑不成
280	第二十七章	同根而生，异心早起
288	第二十八章	总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300	第二十九章	阿萝是泔水？
312	第三十章	失魂玉引香
322	第三十一章	你只能是我的妃
333	第三十二章	泡泉水就要嫁人，什么臭规矩
345	第三十三章	遇错了时间
355	第三十四章	但愿长醉不复醒
364	第三十五章	暗渡陈仓
375	第三十六章	今晚我就点你的灯笼！
389	第三十七章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400	第三十八章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413	第三十九章	人死百罪消
426	第四十章	你爱犯贱，那我就成全你
439	第四十一章	乌衣骑里最优秀的暗夜
452	第四十二章	他终是对她狠不起来
461	第四十三章	夏国之苍邪
473	第四十四章	谁是最想嫁的人？
485	第四十五章	美人如玉酒如玉

493	番外一	王燕回
503	番外二	暗夜
510	番外三	安清王
515	番外四	楚南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这个身体不是我的！

睁开眼睛，程箬马上闭上，再睁开，又闭上。如此反复几次之后，程箬判断，自己绝对不是做梦，她没有在家里的床上躺着，而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她动了动手脚，四肢健全完好无损，摆了摆头，有点轻，还清醒着。她坐起身，身体没问题。程箬坐在床上发呆，会是谁半夜悄无声息地把她从家里移到了这个地方呢？甚至没有惊醒她。

程箬一向睡眠浅。尤其是父母出差就她一个人在家时，她的听力就好得惊人，老鼠爬到厨房翻垃圾筒，爪子刚放到垃圾桶盖子上，程箬就已跳下床迅速跑进厨房，操起一根网球拍挥了过去。长期盘踞厨房的老耗子惊得一跳，悻悻然跑开，钻出排风扇洞口时还停了一下，扭着身子用小豆眼蔑视程箬，仿佛在说，捡垃圾而已，至于吗？

程箬气呼呼地赶走老鼠，又上床继续睡。没有声音再打搅她，她的睡眠质量很好，连个梦都没有做，醒来后睁开眼就到了这个地方。

转头打量四周，屋子不大，十来平米，刷得粉白的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还有一副对联：“随风和璧月清明，听涛青竹雨无意。”挺雅致的。

再看，天花板是用木板一块块拼成的，地面由大块青石砖铺就。窗前有张雕花条案，上面摆着一张琴，还有一盆兰草。布置简单优雅。

她突然觉得身上有点酸疼，一摸，硬板床，睡惯了席梦思软床的人睡这样

的床当然会痛。又看这张床，古色古香，像明清时期的古董家具，有门罩和床帷，而且用的是四合如意纹加十字纹构件进行卯榫连接，做工细致，四周挂着浅黄轻纱质地的帐子。程箬想，这床真的很漂亮，仿造得这般精美，价值也会不菲。枕头长条状，上面有花，她摸了摸，捏到里面细小的颗粒就笑了，绣花枕头里面一包糠，原来真是这样！

四周异常安静，程箬醒了就不打算再待在床上，她想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是什么人把她带来的。程箬伸出脚想穿鞋，脚一伸她呆了；再把手拿到眼前看，再呆；往身上一瞧，急急一摸，程箬急火攻心，脑袋瞬间空白，只听一颗心跳得乱响，眼泪就冒了出来。这，这个身体不是她的！穿的衣服也不是现代的服装。

程箬大口大口地喘气，下意识地张嘴就喊：“妈！”

只听到门一推，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疾走进来：“三儿，娘在这里，梦魇着了么？”

程箬再次被惊吓：“娘？”

那女子走过来温柔地抱着程箬：“三儿，乖，有娘在，不怕啊，做噩梦啦？瞧你满头大汗的！”说着用手里的绢帕轻轻地给她擦汗。

一阵淡淡的香气袭来，程箬吓得浑身颤抖，这真的不是梦！女子似乎感觉到了她的颤抖，轻轻一抱，把她抱在腿上坐着，搂着她轻拍着她的背哄道：“娘在啊，三儿乖，不怕不怕啊！”

此时程箬已处于惊吓过度的状态，浑身僵硬，连话都说不出来。女子这才发现不对，开始摇晃她：“三儿，怎么啦？三儿？来人啊！”

门外又跑进来两个人，一个丫头打扮，一个老妈子打扮，惶声问：“七夫人，小姐怎么啦？”

女子声音里已带着怒意与悲愤：“小姐向来怕一个人睡，连你们也看我们娘俩不入眼，这般怠慢？”

两人“扑通”一声跪下，脸刷地就白了。年长的那个胆子大些，开了口：“七夫人，老奴是看天已大亮，时辰不早了，就去拿小姐季试穿的衣服，没有想到小姐又被梦魇了啊！”

年纪小的丫头说话已带着哭声：“今天小姐睡迟了，小玉唤了两声她应了，我以为小姐已经醒了，就赶着准备热水去了。夫人饶了小玉，以后小姐不起小玉再不敢离开了！”

七夫人见她们这般惶恐，轻叹口气道：“还不快点去准备，今儿马虎了可

不成！”

张妈和小玉感激地看了看七夫人，磕了头赶紧走了出去。

七夫人低声哄着程箬：“三儿，张妈和小玉都是娘选了好久的人，她们心里都是待你好的。”

程箬牙齿还在打战，她还没弄清楚出了什么事，不由自主地点点头，嘴里终于挤出了蚊蚋一般的声音：“嗯。”

七夫人捧起程箬的脸，声音还是那么温柔：“三儿，娘知道你怕极今天的季试，可是，娘只得你这么个女儿，你要是闹脾气误了季试，丢脸倒是小事，可叫娘怎么忍心让你挨板子？这以后啊，咱娘俩在相府的日子可更不好过了。”说着脸上已带出哀怨之色。

这时张妈捧着一叠衣服，小玉端着一个铜盆走进来。

七夫人放下怀里的程箬，牵着她的小手说道：“来，今天娘给你梳头。”

张妈抖开一件青色的裙子系在程箬腰上，给她罩上了一件紫红色的短袄，东一根带子西一根带子系好。程箬完全成了木偶由着她摆布。

穿好衣服，七夫人引程箬到妆台前坐下。猛然看到铜镜里一张陌生的小脸，程箬双手捂着脸又发出一声惊呼：“啊！”

七夫人看看天色，脸上显出一股焦急：“三儿，时辰不早了，再不打扮就来不及了，要是迟了，你爹他唉，可怎么办才好！”

季试？我爹？程箬慢慢拿下手，轻轻睁开眼，眼睛里又浮上一层水雾。这是谁啊？我怎么变这么小？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她简直不敢相信，呆呆地瞪着镜子里那个红着眼睛、面色苍白瘦弱、最多六岁的小孩子。

看到程箬乖乖地坐在镜子面前，七夫人、张妈、小玉加紧了装扮她。一会儿工夫，镜子里就出现了个眼睛大大的、长着一张精致小脸、有着整齐的刘海和一双小髻的小美人。七夫人满意地将两条锦带系在了她的小髻上，侧着头欣赏着，脸上露出了笑意。

张妈乐呵呵地道：“小姐像极了夫人，长大必定也是个美人儿呢。”

七夫人牵住程箬的手往屋外走。程箬走出房门看到外面的院子，中间是个天井，摆放了两个大的石鱼缸，中间一树海棠开得正好。早上怕是下过雨了，天井里湿漉漉的，海棠花经雨一染越发红艳，可是眼下不是她欣赏景致的时候。七夫人脚步有几分急，赶时间，怕迟了。

程箬突然想，她是要带自己去参加什么季试，仿佛很重要，刚才她似乎说这关系到她们娘俩在李家的生活什么的。娘俩？程箬又心悸。七夫人看上去最多二十三岁，要叫她娘？

程箬努力让自己平静，她想要知道马上的季试是什么，接下来再来想这番诡异的变化。她扯扯七夫人的手，抬起脸问她：“季试我要注意些什么？”

这是早上起床后七夫人第一次听到程箬问与季试有关的问题，不由得停住了脚步，怜爱地摸摸她的头：“三儿，娘知道你尽力了，尽力想学好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可是，你不喜那些，自然学得不够好。但是，三儿，你答应娘，无论答得好与坏，都不要哭，不要丢脸！”

说到这里，七夫人眼中现出一抹恨意：“由得他们怎么折腾，我们绝不掉一滴泪！记住了，三儿？”

程箬看着七夫人眼里的那抹殷切，点了点头。只要不哭就行！她叹息，这是什么样的环境？这具身体是个什么性格？娶了至少七个老婆的爹是什么样子？

七夫人牵着程箬走进一座大厅。原本细碎的说话声停了下来。程箬看到大厅里左右两边的梳背椅上分别坐着五位满头珠翠的女人。正中两张椅子空着，看来是那个爹和正妻的位置。

七夫人微微一笑，对着左边福了福叫了声：“妹子来迟，姐姐们恕罪。”又朝右边几位行了同样的礼，坐着的那几位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七夫人怕是已习惯众人的冷淡，也没想着要等回礼，带着程箬走到右边末位坐下。

程箬站在她身边，七夫人这才放开牵着程箬的手。她往对面看去，那三位女人想来是那个爹的三位夫人，身边站着两个女孩子，大点的有十岁，小一点的有七八岁。程箬想，七夫人叫我三儿，看来这两位是我的姐姐了。右边上首也坐了两位，没有孩子。

她偷偷对比各位夫人与七夫人，觉得环肥燕瘦，各有风韵。七夫人长了张精致小脸，尖尖的下巴，一双晶莹的眼睛，身材娇小，越发显出种柔弱，却是七位夫人里最漂亮的一个。程箬想，以后自己长大了，怕就是七夫人这长相吧。

正在程箬眼睛四处乱看的时候，她看到对面那两个女孩子冲她撇撇嘴，然后不屑地转开头，模样娇纵至极。心里不觉好笑，小屁孩子！突然想起自己变成比她们更小的样子，心里难受至极，不由得低下了头。

这时，听到一阵环佩声响，众位夫人全站了起来，脆声脆气地说：“给老爷、姐姐请安。”

然后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都坐吧，今天季试，阿蕾、阿菲、阿萝都准备好了么？这三月一次的季试不知道你们有无长进！”

程箐抬起头，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褐袍男子坐在正中主位，国字脸含威不露。旁边坐着一位身着淡色短袄银紫长裙的中年女人。

如果以年龄排序，自己的名字应该就是阿萝了。程箐仔细看着这个陌生的爹，这位爹和自己的老爸一样，一看就是从政的人。刚才好像听七夫人说起这是相府，一国之相不简单啊，举止严肃正统，眼神里闪烁着精明。那个大夫人脸有些发福，圆圆的看起来和气，可是眼睛里却透出一股子算计的味儿。

上首的中年男子缓缓说道：“阿蕾，你站过来！”

程箐瞧着那个十岁的小女孩闻声出列，走到大厅中央，神色镇定，一双笼在长袖里的手却隐隐捏起了小拳头。程箐低下头藏住嘴边快要溢出的笑意。她想，当真以为阿蕾不害怕呢，到底还是孩子。

中年男子问道：“阿蕾，这三个月你学得最好的是什么？”

阿蕾脆生生地回答：“回爹，是琴艺。”

中年男子摆摆手，有家仆摆上几凳，放好琴退下。

阿蕾坐到古琴旁，气定神闲地拨动了两下琴弦，说道：“阿蕾现在要弹《梅花三弄》。”

随即琴声扬起，清新之意绕厅堂不绝。婉转三叠，泠泠如冰块互相撞击。程箐暗叫一声好。她在现代听过《梅花三弄》的古琴曲，与这个相差无几。只是听现场演奏，还是第一次。

她重新审视十岁的阿蕾，她面色平静，一张秀丽的瓜子脸隐隐现出一种高傲的神色。程箐心想，才十岁就把琴弹得这般高超，太了不起了。她回想起小时候爸妈生拉活扯要她学弹钢琴，她抵死不从。现在变这样了，当初还不如要求去学学古琴古筝吹笛弄箫一类的，有技傍身现在就管用了！想起现在莫名其妙的穿越，程箐又难受起来，双手不知不觉把短袄的布边子抓揉得紧了。

七夫人注意到了，轻轻用手拍拍她，用眼神告诉她不会就算了，没有什么的。

程箐突然觉得七夫人待这个女儿真是好，心中涌起一股暖意。变成这样后遇着的第一个人待她如此之好，算得上是幸运吧。

此时琴曲飘出一声尾音，阿蕾停下了，仰起小脸看着中年男子。

那个爹含笑点了点头：“阿蕾，为什么选这首曲？”

阿蕾眼中闪过一丝得意，朗声回答：“阿蕾见院子里梅花疏落，虽已是早春二月，但仍能回忆起它冬日怒放时的洁白芬芳，尤喜欢它傲雪凌霜的品性。”

中年男子抚了抚颌下的胡子道：“好，我的女儿就应该有梅花般的品性！下去吧，今晚爹来梅园瞧瞧你说的疏落的梅！”

此话一出，程箬看到左边的一位夫人——应该是阿蕾的母亲——脸上迅速闪过一丝自得，又低下头柔声回答：“阿蕾还小，技艺不熟，老爷过誉了。”

程箬眼神在厅堂中转了一圈。除了这个七夫人面无表情外，堂上众位夫人眼中或多或少都露出一丝妒意。程箬想，众女争夫，古代人总是这样寻乐子，大概没什么玩的，就与人斗了，与人斗其乐无穷啊。

阿蕾退到自己娘身边站好，阿菲出列。她长了张鹅蛋脸，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眨出一脸机灵。她没有发抖，大声道：“爹，阿菲这几月习字有点心得。”

于是仆从又抬来一张矮桌，放好笔墨纸砚。有丫头上前替阿菲拢好衣袖。阿菲凝神想了一会儿，突然左右开弓笔走龙蛇地写下一副对联，一气呵成，瞧了瞧才放下笔，干脆地说道：“请爹爹指正。”

程箬看到纸上墨迹淋漓酣畅，好一手字！左右不分轩轻，想起自己的狗爬字，汗颜不已。

中年男子仔细看了半天，对阿菲道：“菲儿这手字的确大有进步，年龄小笔力还有所不足，假以时日，必成大器！”

这一番夸奖听得阿菲眉开眼笑，转头邀赏般对自己娘亲笑了一笑，模样娇憨可爱至极。程箬想，阿蕾清秀，阿菲娇憨，还好都长得像自家的娘，长大后自己也会是美人吧！正沉迷在观察中，突听到中年男子喊了声：“阿萝，你过来！”

程箬愣了一下，七夫人担忧地看了她一眼，轻声说：“三儿，你爹叫你！”

程箬心里一慌，差点忘了这个阿萝也要参加季试的。自己不会弹琴，不会书法，会什么啊？连这是什么朝代、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呢。程箬硬着头皮走到大厅中央站着。

听到那个爹冷着声道：“你两位姐姐一个擅琴，一个擅字，阿萝，三月前你就交不了功课，你娘亲保你，把十个板子记下了，说是三个月必定让你技艺见长，你这三个月习的什么？”

十个板子？这不行，莫名其妙还要挨打，绝对不行！做什么呢？背背还记得的古诗词好了，就怕是这里的人熟悉了。程箬站在厅堂中央脑子急转。瞧着她半天不吭声，那几位夫人多少露出点幸灾乐祸的表情。程箬心一横，就背诗，

要是他们知道是何人写的，就说是自己喜欢背下的。要是不知道，就说是自己的独家技艺好了。她抬起头轻声说：“喜欢诗词，能诵一首给爹听。”

中年男子睁大了眼，不敢相信地盯着程箐，七夫人暗暗蹙眉，这个爹笑道：“好，好，我们家的三小姐居然会吟诗，念来听听。”

堂上传来低低的窃笑声。程箐转过头看到七夫人脸色发白，不由暗叹了口气，慢慢念道：“二月孤庭日日风，春寒未了游人空。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细雨中。”

这是宋代诗人陈与义的《春寒》。程箐改了几字，用不属于她的稚嫩声音念完，看到堂中众人呆住，脸上惊诧、嫉妒什么表情都有。心想，我听了自己用孩子的声音念这样的诗也吓一跳呢，还真不习惯，声音都不是自己的了。明明自己嘴里发出来的，听着却像别人在说话。

中年男子沉思了半晌，往七夫人处颇有深意地看了一眼。程箐再回头，七夫人眼睛里已泛起泪光，娇柔中带着伤情之色。

程箐松了口气，看来众人没听过这样的诗句。这里不是宋朝。宋朝之后的诗词版权就全归自己了。

那位爹呵呵一笑：“好，阿萝六岁便能诵得如此诗句，你娘用心了。板子免了，爹改日来棠园听你吟诗！”

这话一出，堂上“嗖嗖”射来无数锐利的眼风。程箐低下头寻思这个老爹说得很重的那句“你娘用心了”，心想，你怕是以为这诗是七夫人教我的。不过也是，三个月前交不了功课差点挨板子的人突然会写这样的诗，任谁都会奇怪。七夫人不也说这个阿萝不喜欢诗词学得不够好嘛。程箐退回七夫人身边安静地站着思索。七夫人可没教女儿写这首诗，回去后得马上找机会把七夫人的疑虑打消了才行。

那位爹又道：“咱们李家也称得上宁国高门，书香世家。此后须得更加勤力，才不致引人笑话！”话到此处，声音已转为严厉。

堂上众人忙附和答应着慢慢散去，各回各的住所。

七夫人牵住程箐的手让别的夫人先行，最后才走出厅堂往棠园去。程箐觉得七夫人现在甚是激动，握她的手比来时更为用力，走路的步子明显加快。看来那首诗竟无意中道出了她的心境。程箐综合七夫人对她说的话和刚才季试看到的情况判断，七夫人肯定不受宠。她这么漂亮不受宠？肯定有问题。

宁国？未知的世界？对七夫人有敌意的众夫人，那个一看就有点假道学的

爹，两个有点娇纵却一身好才艺的姐姐，又一场豪门恩怨！她该怎么办才好啊！看了众多穿越文，她能像里面那些人一样袖舞乾坤，玩转世界吗？会不会小小年纪就夭折了？会不会明天一觉醒来又回去了？程箬想，以前这个阿萝怕是内向得很，不怎么说话。内向就内向吧，正巧自己是从小就当家独立，遇事也冷静的性格，没有大叫大嚷泄露情况，否则连这个美貌娘都没了，六岁还不得饿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给人拐了卖了弄进古代的青楼，还不得寻死去？

抬头看了看七夫人，她脸色已恢复正常，似乎没有觉察到阿萝的不对劲。程箬想，既然莫名其妙来到这里，冥冥中自有天意吧。还好阿萝才六岁，要是再大点，难不成真要去假装失了记忆？

回去的路上，她边走边看着四周古色古香的回廊楼阁想，这家肯定是大户人家，地盘挺大的。那个爹治家一定很严，遇着的仆从见了七夫人和她就行礼，头埋得很低。

到底是投身有钱人家好呢还是穷人家好？程箬想，还是有钱人家吧，古代的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苛捐杂税一箩筐，要是遇上个恶霸地主，饥荒灾年的，弄不好头发上插根稻草就拉去卖了，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有钱人家虽说有阴谋有斗争，好歹自己也有一双当官的父母，听到的见到的明里暗里的官场争斗多了去了，应付起来也不算太困难。估计这些事哪朝哪代都差不多，斗的是人心罢了。

她当下牵着七夫人的手，回家！

一切需从长计议

回到棠园，七夫人对着天井里怒放的海棠叹了口气。她叫张妈搬了张椅子，在回廊里坐着，把程箐抱在怀里幽幽道：“三儿，你对娘真好。你说话少，和娘一年到头都说不上几句话，也不愿学诗文，一直以为你冷性子，没想到娘的苦处你都记在了心里。这家里，娘只得你一个亲人，你爹他来不来都不打紧。只是这诗文苦情伤心又带着倔强，你六岁怎么就能写出这样的诗来，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啊。”

六岁孩子哪有这么能干，自己六岁的时候背诗都磕磕巴巴，还写呢！程箐正想补救两句，听到七夫人声音又转为愤恨：“那几个却还是不放心，恨不得把我们娘俩赶出去，若真能出去唉！老拿你不会琴棋书画做文章。娘今天可真担心那板子要落在你身上了，又无力护你。李家的女儿如果没用，不能帮助你爹，还不如小玉来得值钱也真是我的女儿，怎么会不懂诗文呢！”

程箐见七夫人并无丝毫怀疑，就懒得解释。这时她已有些习惯七夫人的怀抱，香香的，软软的，像极了小时候妈妈的怀。她窝在七夫人怀里开口问道：“能不能告诉阿萝，要帮那个爹做什么？李家的女儿为什么一定要精于琴棋书画？”

话一出口程箐有些后悔，万一七夫人平时早告诉给了阿萝，这么问她会不会惊诧。七夫人慢慢说道：“三儿，你还小，大一点娘再告诉你吧！”

程箬着急，她急于想了解这是个什么世界。她脑袋里还混乱着，一起床就莫名其妙变成了个小孩子，还见了相府乱七八糟的一堆人，提心吊胆了老半天，不说怎么行？她听到自己发出一个娇嫩的声音：“早知道比晚知道好啊，说不定以后阿萝就改了性子，勤力学习，免得三月后被打板子！”说完又叹，这声音，真不习惯！顺手摸了摸，身上果然起了一层鸡皮小粒子。

七夫人叹了口气说：“李家为得一个儿子，先后娶了七个，没想到娘最后进门，还是生了个女儿。你爹是宁国右相，眼见无后，就想把三个女儿嫁入王室豪门，以巩固权势。他怎能不严厉苛求女儿？他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女儿攀龙附凤上了。大夫人出身显赫，如若不是没有生养，哪会容得老爷一娶再娶，娘，不过是李家娶来生养的工具而已。”

七夫人低头对程箬温柔一笑：“娘倒是没有希望三儿出人头地，就怕你不长进惹怒了你爹，连求温饱都不得。你与娘幼时的性子相像，任性倔强得很，又调皮，老是为难张妈和小玉，功课总不放在心上。娘不忍责备你，可是三儿啊，这世道总是女子吃亏，你要是不嫁个好人家，以后苦日子就长了。”说着竟流下两行清泪。

程箬看着七夫人玉般的脸上一片愁容，心知两人的命运从此连在了一起。她看看自己小小的身体，莫名其妙就穿越了时空，灵魂附体，架空历史，她本来是好好的一个大四学生，家里环境优越，以后前途光明，现在一切都是未知。听到七夫人说女子在这里总是吃亏，忍不住就哭了起来。

七夫人紧紧搂住她叹道：“三儿啊，为什么这般命苦要做女子？为什么要做李家的女儿啊！”

程箬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七夫人爱怜地看着才六岁的女儿。长着她一样的小脸，不用想也知道阿萝长大后的美丽。她的青春与美貌已葬送在了李府的棠园，她希望女儿的命会比她好，不用守在这四方的天井里心寂如死。

怔怔瞧了阿萝许久，她唤过张妈和小玉，柔声说：“小姐还不懂事，你们迁就一下她，她不是凉薄的孩子，任性了些罢了。”

张妈小玉红了眼答道：“夫人有大恩于我们，我们必会对小姐尽心尽力。”

七夫人把怀里的程箬交与张妈送回屋里。自己一个人定定地瞧着海棠出神，想起阿萝在季试上念的那首诗，眼泪又簌簌落下。

程箬一觉睡醒，忙低头看自己，还是小小的身体。周围清寂无声，没有汽车